

读周芸的诗，自然会联想到唐人白居易的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我们也会弯曲起食指成一个问号状，敲一敲光在四月垒成的墙壁，叩问历久弥新的问题。当然，还有我们对生活的期望，对生活真诚的祈祷和向善向美的信念。

坐在四月光里的诗人

■ 刘放

周芸出版新诗集，嘱我为序，我略一思索，点头：假如真心不弃，我乐意为之。

吴门诗人周芸的生活圈中，够格写序者，比比皆是，这些序的确能够给她们的新著在掀开扉页之际，即产生一种“光耀门庭”的感觉。而我，一个她当年的老编辑，并不能给她的诗集带来什么光环。殊不知，名人效应也往往是一把双刃剑，“负能量”也是与生俱来。三国群英逐鹿中原时，魏武帝挥鞭之余高歌“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”，就在为千年后的无名者打气，明月太亮会遮蔽熠熠闪耀的星光光芒，名人的序言会让读者拿着放大镜来阅读，找茬。相对而言，在序言人选上也来个“韬光养晦”的低调策略，倒也并非完全没有可取处，还吻合了诗歌含蓄朴素的本性。

作为诗歌版编辑，我接触周芸的诗很早，她的诗根本无须修改，也算是见报作品中的上乘之作。之后，她自己投来的作品，根据其总体质量，我安排她上了一次“爱诗者说”栏目，即选发一组诗，配发照片，还有一段创作谈类的文字，表明自己的“诗歌主张”。这是我们诗歌版的重点栏目，反响很好。这样一来，她就成了我们的重点作者。她自己不断往我们的公共邮箱发送新作，而我们碰到认为有意义的照片或画作，也会约她尽快配诗一首。

我还编有散文版，周芸也是我的作者。她的散文也写得不错，我印象深刻的，是她一篇写奶奶的长文。我与我的奶奶相依为命长大，对奶奶感情深，读到她写奶奶的散文，我自然也想起自己的奶奶，感觉彼此更投缘了。我将她这篇散文推荐给一家央媒副刊版，也很快刊发。编辑夸赞有加，称为亲情中有诗意，或者说就是

诗意亲情。这个点评非常贴切，周芸的散文，就是诗性散文，与她的诗歌一脉相承。

如叙叙旧，也是向读者如实谈谈我眼中的周芸。她热爱本职，陶然亲情，从本职和亲情中汲取能量，来“修身齐家”。她写诗很多，但只是自己看看，无意中发表了一些，得到认可，有了知音，才一发而不可收地倾诉起对生活的感激和爱恋，而且诸多文体并驾齐驱，互相渗透，互为补充，相得益彰。

周芸有个别致的笔名“水乡小烛”，一豆烛光，摇曳顾盼，为自己也为亲友带来生活的诗意发现和发掘。我不觉想起她曾应我们之邀所写的《五月最美的花》一诗。这本是一张护士工间照引起的，五一劳动节，九个年轻护士加班，来不及脱掉工装急急匆匆用工作餐，在面前未及收拾的餐盘丛中面对镜头回眸一笑，洋溢着勃勃的青春气息。她写道：“护士帽掩住了你秀丽的长发\掩不住你和善的眼神\工作服遮得了婀娜的身姿\遮不了你仁慈的心灵\简单的饭菜，是你开心的美味\你的佳肴，是病人的安康\你辛勤的汗水，是患者心中闪亮星光\你灿烂的笑脸，是五月最美的丁香”。这就是既应景又老少咸宜的报纸副刊诗歌。如果说当初我们刊发她的诗歌是对她“以资鼓励”，那么现在，则是在帮助和“鼓励”我们，也对照片中人和报纸读者给予帮助和“以资鼓励”。

去年，我们在苏州盘门举行大型“沙洲优黄杯”吟诗活动，纪念和庆祝吴地两大列入世遗的项目，纪念先贤伍子胥的端午节和古运河，她不仅应邀而来认领了一个角色——着古装的李清照，同时，她还主动帮我们邀请来了她参与其中的业余昆曲社，成了吟诗活动的一大亮点。参与吟诵的诗友和观众，都对这个昆曲社的表演赞不绝口，当场就获得不少其他活动的邀请。

我作为策划者之一，与导演朱勤农对她们的感激无从言表。

当这样豪爽助人的朋友，带着高抬对方的情义情意，让在其新诗集上写一篇序言，本人岂有不应之理？

在此之前，就关于诗集的几个初拟书名，她曾征求我的意见。我也认真考虑了几天，感觉是都挺好，不忍厚此薄彼，最后，还是她自己确定取舍，就是现在的《坐在四月的光里》。看到这个书名，我自然而然想到了林徽因，她那首《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》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美好的想象。我感觉她们彼此之间还真的有一种内在联系。

可是，当我通读诗稿，发现这只是其中的一首诗，立刻明白了诗人对此诗集的定位。诗云——

挖一个土坑，种几株玫瑰
找几个盆，栽几棵月季
除了花花草草，我们还能干什么
和平鸽在炮火硝烟里寻觅翅膀
荒诞剧中的病毒分外张扬
一些道路寂静得让人恐慌
昨日种下的谎言在夕阳下萌芽
黑夜中的颂歌从来都不屑伪装
祭奠亲人的路远忽悠长
你无法顺着潮水漫步观赏
有时候，执念就是一堵墙
能量高的墙体能挡住阳光
燕子不能高飞，田野荒凉
老牛反刍着满腹的心事
许多人不知其味
四月的小雨不声不响
种花人的呐喊被口罩阻挡
就这样坐在寂寞的春光里

转瞬间幸福

夏天

■ 张新文

近几日气温飙升得如此之快，燥热拂面，汗珠开始从每个毛孔里肆无忌惮地流出来，到底是夏天了，“热”便成了主角。

暂住乡下，晚饭前邻居老杨头还是老规矩，把饭桌搬到院子里。没要老伴动手，他自己整了三个菜，自斟自饮起来。

此刻，我想到了北方，作家迟子建在《蚊烟中的往事》一文中，开头就写道：“如果是夏天，如果火烧云又把西边的天空映红了的话，我们喜欢将饭桌放置在院落里吃晚饭。”看来，无论南方还是北方，晚上这顿饭，饭桌都是要出门的。老杨头是乡村大厨，晚上他烧了一盘鲤鱼籽，橙黄如小米；他又把绿皮嫩茄子洗净，切成条状码放在盘子里，上佐料清蒸，有股子撩拨人味蕾的清香；凉粉也是自己制作的，切成条状加蒜泥和拍碎的青椒，滴点香油稍微拌一下，就是很好的夏季下酒菜。

夏天的烈日像是在逞威风，烘烤着世间万物。过去纳凉，中午多数会去塘里洗澡，而且是结伴跳入清澈见底塘里。那时我们村的塘里养着鱼，有时鱼受到惊吓，会纷纷跳出水面又迅疾地落下来，溅起了一塘水花……有的鱼还会撞向我们的肚皮，而后是满塘的欢笑声。

井是村庄的眼睛，也是村庄的血脉，滋养着村庄祖祖辈辈的人们，也见证着村庄的过往。中午，男人们会担两桶井水回家，用井拔凉水撒在草席的地上，很快水就被土吞了下去，地面就凉爽了，把凉席铺在地上，就可以安稳地午休。孩子们则在空酒瓶上拴个细绳，热了，渴了，去井边提水喝。有的，还把西瓜放在小竹篮里，沉到井水里，晚上拿回家，放到桌子上，就听到清脆的声音——“咔嚓”，西瓜自个儿就张开了口，一股清凉和白雾弥漫开来，食之，沁人心肺的凉爽。此时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有晚风吹着，有西瓜吃着，说些家长里短的话，有着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味道。

更多的时候，月亮就是灯，就是万家的灯火，在深邃的天空里普照着这美好的人间。

天一热，食欲大减，很多时，我喝点汤就算午饭吃过了。下班回到家，妻子把绿豆汤从冰箱里端出来，我便一边喝着绿豆汤，一边用小勺子捞起开了花的绿豆，往嘴里送，很对胃口。夏天，我还会做些特别的菜，比如清炒冬瓜皮、清炒绿番茄等等，这都是我的消暑良方。

古人很多时候是靠读书来消暑，有的依在北墙竹窗下，采撷文字作为“冰块”，静下心来，陶醉在一种超然的境界中，享受着精神的清凉。有的则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怡然自得，宋人罗大经午睡起来，沿着遮天蔽日的山路，来到山泉边汲水煮茶，慢饮。而后读《周易》《国风》《离骚》……我的一个文友，在没有空调的岁月里，喜欢“逆袭”。吃过晚饭，他会烧一洗澡盆的热水，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的小屋里，让汗珠从皮肤里渗出来，开始是毛毛雨，接着通体是豆粒大的汗珠，扯成股地往下流……洗完热水澡，就钻进书房，夜深了，风从窗口吹进来，他惬意地读着书，与先贤们在书中相遇了，开心至极。

当一滴汗水吧嗒入土的时候，那是夏天在告诉人们只有流汗才有收获啊！我想那时的他，心情便是如此吧。



徐建军 摄

素色清欢

每一朵野花的开放，是给天地看的；人，是为自己而活着。

桃之夭夭

■ 毛庆明

楼下的草坪上，种着两棵桃树。小区里种的树很多，春天樟树花清香，秋天桂花馥郁。桃树不大，楼里的居民来来往往，谁也没注意到它们。不记得是哪一年，我路过这两棵桃树，发现桃树结果了。果实不大，稀稀拉拉地挂在枝头，倒是能看出来，不是普通的桃子，是那种表皮上无毛的油桃。生活压力大的时候，停下脚步，看看远处的山影，再看看身边的花草树木，想着这两棵油桃，一直被忽视，没有人给它们施肥除草，它们依然可以长大，兀自开花，兀自结果，完成它们的生命轮回。

今年春天，新冠肺炎疫情再度反扑，上海整个城市静止，同为长三角地区，安徽的疫情防控也变得紧张起来。限制堂食，佩戴口罩，甚至一段时间内公交停摆，居民出入小区需要测温测码。当人类的活动受限时，其他物种就会展现更加蓬勃的生机。小区里频频出现黄鼠狼的影子；人行道旁的绿地上，蚜虫泛滥；而小区内的这两棵桃树，竟然硕果累累。

那天下班回来，我在这两株桃树间驻足，桃树果实不大，其中一棵长得更好一些，果实的尖儿开始泛红；另一棵则长得歪瓜裂枣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很多果子已经开裂或虫蛀，开裂处分泌了很多黏糊糊的桃胶。小时候吃桃，我最怕桃子上有桃胶，遇到有

桃胶的桃子，总是洗了又洗，再把沾有桃胶的部位切除了才安心，因为我以为桃胶是桃树虫子的排泄物。近些年，发现桃胶已经作为女性美容养颜佳品，上网一查，才明白，桃胶是桃树受伤后自动分泌的胶质，可以促使伤口愈合。

楼上一邻居见我欣赏桃树，热情地走过来告诉我，这两棵桃树是她种的。我忽然想起，开发商交房的时候，这两棵桃树的位置上，是种着两株名贵的苏铁的。等到开发商撤走的时候，竟然带走了那两株苏铁，草坪上就留下了两个难看的土坑。“正好我网购的花草里多出两棵桃树苗，随手种下了，也没管它们，没想到都成活了，还结果了。”邻居说。这个夏天雨水少，阳光充足。桃子很快就成熟了，红艳艳的果实在碧绿的枝叶间探头探脑，引来了叽叽喳喳啄食的鸟儿。熟透的果实跌落在草坪上，摔得汁液四溅，空气中浸润着醉人的甜香。我喊果树的主人来采摘，主人摆摆手，表示不屑。我决定采摘那些熟透的桃子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提前下楼，却发现修理草坪的园丁已捷足先登，他们摘光了长得好的那一棵桃树上的果子，我摇摇头，将另一棵疤痕较多的桃树果子摘了满满一背兜，带去单位分发了同事。没想到同事纷纷表示味道太好，求购买链接。还有同事表示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。我取过一个洗净的桃子，桃子熟透了，很

软，皮和果肉可轻易剥离，果肉和果核也已无粘连，果肉吸足了大自然日月精华，咬一口下去，浓郁的甜香瞬间溢满口腔，多余的汁水则顺着指缝淌下去。这就是无人问津的桃树给人们的丰盈回馈啊。

我们已习惯了大棚温室里培育出来的果蔬，它们往往果大、肉厚、甜度高，在它们的成长过程中，被悉心浇灌了“适量”的膨大剂、营养液，让它们长出光鲜亮丽的外表；反观这桃树，因为卑微，从不受人关注，但它的果实却是不含任何添加剂、最为天然的，吃起来也更为安心。

“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，静静地等待是否有人采摘。”

山野之花存在的意义在哪里？其实，芸芸众生就如野花一样，默默无闻地在这个世界上，无人关注。然而，每一朵野花的开放，是给天地看的；人，是为自己而活着。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正如董宇辉说的，我如小草一般平庸，但我内心有大江大河，我眉宇之间有山川，我胸怀里沟壑，我与你们不一样，这才是浪漫！

我的闺蜜曾经很悲观。她说她从小到大都缺乏存在感，作为独生子女，却从来不是被关注的焦点。成年之后，她常常怀疑存在的价值、生命的意义。

我想了想，告诉了她两棵桃树的故事。我跟她说，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纵使无人喝彩，我亦美丽自在。

心灵舒坊

对一只狗好，也许只花你一小部分时间，而它，却将一辈子回报于你……

■ 孙海燕

一直以来对小猫小狗不是很感兴趣，直到我看了电影《忠犬八公》，被帕克教授和他领养的一只叫八公的小狗所发生的故事深深打动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想养只小狗。

两年前，我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送走父亲不久的一天，下班后我来到母亲的住处，突然看到阳光房里有一只步履蹒跚的白色小狗，看样子才刚刚满月。爱人告诉我，这是你女儿怕奶奶一个人太孤单，所以领养了一只小狗送给奶奶。小狗很可爱，很讨人喜欢，但凡有时间，我总要逗它玩一会儿。妹妹一家正好住在母亲家的隔壁。我们陪母亲吃了饭，聊天的时候，小狗也会摇头摆尾地参加，它在每个人的腿间转来转去，爬出翻下，不亦乐乎。每到这时，母亲都会发出爽朗笑声。

小狗全身白毛，我们都习惯叫它“小白”。小白很快融入了这个家。母亲的失眠症又犯了，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，精神状态很不好。此时，小白也一改往常，白天性格温和，喜欢用头顶你的腿，好像在向你撒娇。可是，到了夜里，一有陌生人路过家门口，它就会“汪汪汪”地叫个不停，充满着丰富的情绪表达。折腾得老母亲，更加睡眠不足。孝顺的妹夫，只能狠狠心，趁天黑把小白装上车，开到10公里外的新桥镇上的一片小树林，把它放在那里，还给它留下了几根火腿肠。第二天，我来老房时，未见小白，知道被丢弃了，心急不已。当时正值夏季，我跑到新桥一条一条马路边寻找，遇到的流浪狗是很多，却唯独没有小白。带着无限的遗憾和一身湿漉漉的衣服回家。不死心的我，第二天凌晨，和友人一起骑自行车分头寻找。整整8个小时，友人在南面的一条路上终于找到了小白。

失而复得，总是喜悦的。为了不影响母亲的睡眠，我把小白带回了龙西湖小区。这里和母亲的住所相距4公里左右。母亲年轻时一直种地，退休后，她在家前屋后种上应季的瓜果蔬菜，每天往返于新旧两家之间。有时，小白就跟着母亲的电瓶车，一直跟到老房。故地重游一番后，又自己返回龙西湖。澄杨路上有一处红绿灯，它竟然总是能够安全往返自如。

有一天，我要到江阴小住几日，不放心小白，就带上它一起去了。路上，儿子对我说：“爸爸，你看，小白的腿抖得厉害！”我一看，果然，哆嗦得站立不稳。也许它在担心主人又一次把它丢掉。可怜的小白，让人心生怜悯。

我每天清晨5点起来跑步，风雨无阻。小白总是跟着我一起跑，有时还故意跑到我前面，在不远处等着我。我上班了，它也会跟着车子跑出好远一段路，但到龙西湖门卫处，它就自动停下。下班后，车还没到门口，它就从远处兴奋地跑过来。一只狗带给人的最大快乐就是，当你对它装疯的时候，它不会取笑你，反而会跟你一起疯。狗真正的天性，是天生与人为善接洽。

我喜欢给小白抓抓痒、挠挠背，它舒服时会四爪朝天，任你抓挠。给它洗澡时，也会把前腿搭在你的大腿上，任你冲洗，甚是配合。此刻，总有一种感觉——感谢你的出现，给了我温暖美好。

小白的优点是很多的，但缺点也十分明显。凡是陌生的人路过，它都要“汪汪汪”地大叫，有好一段时间，爱人用绳子把它给拴住了。看到它可怜兮兮，两眼渴望自由的样子，前不久，我把它的绳子解了。也许是关得太久了，它要好好放放纵一下自己。出门后，连续好几日未回。以前也出现过几次，但最多不超过3天，第3天肯定要回家的。可这一次，小白一直没有回来。如今，已离家整整30天了。

儿子放暑假了，总是在问我，“爸爸，小白还会回来吗？”

对一只狗好，也许只花你一小部分时间，而它，却将一辈子回报于你。如果你愿意，狗，它知道怎样感动你的心。狗与人是相通的，小白亦是。

最近，我常常梦到小白回家了。一天夜里，我好像听到了小白在门口叫喊，一声惊起，来不及及鞋，迅速开门。小区的路是那么的亮，依然可见龙西湖之美。只是路上空空，再也不见小白。

两年多来的一路陪伴，小白已不只是家里的宠物，而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之一。我仍然在期望，也许，会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里，小白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愿那时的你，归来仍是“白衣少年”！

期待小白的归来